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 大後方文學書系

第三編 小 說 第二集

重慶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 大後方文學書系

第三編 小 說 第二集

主編 艾 蕪

重慶出版社

目 录

冯 至	
伍子胥	705
艾 芜	
受难者	759
纺车复活的时候	777
意 外	794
江上行	806
田 苗	
互替的两船夫	887
田 涛	
希 望	899
黑玫瑰	918
白 朗	
清 偿	934
刘白羽	
在艰辛里生长	943
刘北汜	
山 谷	952
刘盛亚	

点金术	965
许地山	
铁鱼底鳃	971
老舍	
浴奴	983
敌与友	991
恋	998
不成问题的问题	1009
列躬射	
吃了一顿白米饭	1045
雪地	1056
华嘉	
江边	1064
李广田	
欢喜团	1092
李华飞	
博士的悲哀	1102
李辉英	
福地	1113
沈从文	
乡城	1125
张天翼	
华威先生	1132
“新生”	1140
谭九先生的工作	1166
张恨水	

证明文件	1188
沙 汀	
防 空	1199
在其香居茶馆里	1209
闖 关	1223
春 朝	1310
吴组缃	
铁冈子	1326
吴奚如	
萧连长	1352
谷 柳	
干 妈	1372
陈瘦竹	
声 价	1378

冯 至

伍 子 胥

——从城父到吴市

一 城 父

城父，这座在方城外新建筑的边城，三年来无人过问，自己也仿佛失却了重心，无时不在空中飘浮着，不论走出哪一方向的城门，放眼望去，只是黄色的平原，无边无际，从远方传不来一点消息。天天早晨醒来，横在人人心头的，总是那两件事：太子建的出奔和伍奢的被囚。但这只从面貌上举动上彼此感到，却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提出来谈讲。居民中，有的是从陈国蔡国归化来的，有的是从江边迁徙来的，最初无非是梦想着新城的繁荣，而今，这个梦却逐渐疏淡了，都露出几分悔意。他们有如一团渐渐干松了的泥土，只等着一阵狂风，把他们吹散。伍尚和子胥，兄弟二人，天天坐在家里，只听着小小的一座城充满了切切的私语，其中的含意模糊得像是雾里的花：在江边的方言里，人们怀想起金黄的橙桔，池沼里生长着宁静的花叶，走到山谷里去到处都是兰蕙芳草；陈蔡的方言却含满流离转徙的愁苦，祖国虽然暂时恢复了，也不肯回去，本想在这里生下根，得到安息，现在这个入地未深的根又起始动摇了，安息从哪里能得到呢？总之，在这不实在的，恍恍惚忽的城里，人人都在思念故乡，不想继续住下去，又没有什么打算。这兄弟二

人，在愁苦对坐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他们若是回想起他们的幼年，便觉得自己是从肥沃的原野里生长出来的两棵树，如今被移植在一个窄小贫瘠的盆子里，他们若想继续生长，只有希望这个盆子的破裂。所以在长昼，在深夜，二人静默了许久之后，弟弟有时从心里迸出一句简短的话来：

“这状况，怎样支持下去呢？”

他一边说一边望着那只没有系上弦的弓，死蛇一般在壁上挂着，眼里几乎要淌出泪来。这时，焦躁与忍耐在他的身内交战，仇恨在他的血里滋养着。

父亲囚系在郢城，太子建流亡在郑宋，——兄弟二人和这座城完全被人忘却了。他们想像中的郢城，现在一定还承袭着灵王的遗风，仰仗江南采伐不尽的森林，在那里大兴土木。左一片宫殿，右一座台阁，新发迹的人们在那崭新的建筑里作孽。既无人想到祖先在往日坐着柴木的车、穿着蓝缕不能蔽体的衣服，跋涉在荆山的草莽里的那种艰苦的精神，也无人怀念起后来并吞汉川诸小邦，西御巴人，北伐陆浑，问鼎中原的那种雄浑的气魄。两代的篡夺欺诈，造成一种风气，人只在眼前的娱乐里安于狭小的生活。一个有山有水，美丽丰饶的故乡，除却那里还有过着黑暗的岁月的父亲外，早已在他们的心里被放弃了。那么大的楚国，没有一个人把他们放在眼里；那么大的楚国，他们也像是看不见一个人。时而感到侮辱，时而感到骄傲，在侮辱与骄傲的中间，仇恨的果实一天一天地在成熟。

郢城的一切，都听凭费无忌的摆布。这个在伍氏父子的眼里本来是一个零，一只苍蝇似的人，不知不觉竟忽然站立起来，凌越了一切，如今他反倒把全楚国的人都看成零，看成一群不重要的飞蝇了。谁不知道他是一个楚国的谗人呢？但是谁对他也无

可奈何，只把他当作一片凶恶的乌云，在乌云下得不到和暖的日光是分所当然的事。有些人，在这块云的笼罩下，睡不能安，食不能饱，劳疲死转，只好悄悄地离开郢城，回到西方山岳地带的老家去。——这样一个人把父亲放在脚下踩来踩去，或是死亡，或是在圜土里继续受罪，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庄王时代名臣的后人，竟受人这样的作弄，是多么大的耻辱！蒙受着这样大的耻辱，冤屈不分昼夜地永久含在口里而不申诉，只为培养着这个仇恨的果实，望它有成熟的那一天。

在一个初秋的上午，城父城内的市集都快要散了，伍尚坐在空空旷旷的太子府里，听着外边起了一阵骚扰。骚扰是两年来常常发生的事，因为一切的禁令在这城里都废弛了，像卫国的玉璜象掬，齐国的丝履，鲁国精美的博具，以及其他奢侈的物品，本来都是违禁品，不准输入的，现在却都经过郑宋，在这市上出现，向人索不可想像的重价。司市不出来巡查则已，一出来就是一阵纷争。纷争后又没有效果，司市也就任其自然，所以骚扰在最近反倒有渐渐少了的趋势。但今天骚扰的声音确是来自远方，越听越近，不像是有什么争执。最后才有人报告：“郢城有人来。”

最后伍尚把这郢城的使者迎接进去，骚扰也随着寂静了。三年内，从郢城除却司马奋扬来过一次，就没有人理会过他们。这次郢城的使者，高车驷马，光临城父，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者捧着两个盒子走进太子府里，府墙外围满了城父的居民，他们一动也不动，一点声音也没有，都你看我，我看你，屏住呼吸，静候着什么新奇的消息。直到下午太阳西斜了，才各自散开，满足里感到不能补填的失望。他们虽然没有得到些许具体的消息，但人人的面上都显露出几分快乐，因为他们许久不曾这样得到郢城的眷顾了。这和司马奋扬那回是怎样一个对比！

那次，那忠实的奋扬，匆匆忙忙地跑来，放走了太子建，又令城父的居民把自己捆绑起来，送回郢城。这座城也紧张过几天，事后就陷在一个极大的寂寞里，使人觉得事事都苍凉，人人的命运都捉摸不定。谁知道以后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会发生呢？这次，果然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使者的姓名也不知道，从他的衣履看来，一定是个新近发迹的楚王的亲信吧。正在街谈巷议，交头接耳的时刻，太子府里传出消息来了——

有的说，楚王后悔了，不该把先王的名臣的后人无缘无故地囚系三年多，如今遣派使者来，函封印绶，封伍氏兄弟为侯，表示楚王的歉意。

有的说，伍奢已经恢复了自由，急待二子来看望。

有的说，伍氏兄弟明天说不定就要随着使者往郢城，晋谒楚王，就了新职仍旧回到城父来。

有的说，伍氏父子既然重见天日，太子建也不必在外边流亡了。

城父这座城忽然又牢固了，大家又可以安安静静地住下去。有如没有希望的久病的人感到生命的转机，久阴的天气望见了一线阳光。人人都举手称庆，有的谈讲一直到了夜半。

在夜半，满城的兴奋还没有完全消谢的时候，伍氏兄弟正在守着一支残烛，面前对着一个严肃的问题，要他们决断。子胥的锐利的眼望着烛光，冷笑着说：“好一出可怜的把戏！这样的把戏也正是现在的郢城所能演出来的。没有正直，只有欺诈。三年的耻辱，我已经忍受够了。”他对着烛光，全身都在战栗，那仇恨的果实在树枝上成熟了，颤巍巍地，只期待轻轻的一触。他继续说：

“壁上的弓，再不弯，就不能再弯了；囊里的箭，再不用，就锈得不能再用了”。他觉得三年的日出日落都聚集在这决定的

一瞬间，他不能把这瞬间放过，他要把它化为永恒。

“三年来，我们一声不响，在这城里埋没着，全楚国已经不把我们当作有血有肉的人。若是再坐着郢城驶来的高车，被一个满面含着伪笑的费无忌的使者陪伴着，走进郢城，早晨下了车，晚间入了圜土，第二天父子三人被戮在郢市，这不是被天下人耻笑吗？”

说到这里，子胥决定了。

祖先的坟墓，他不想再见，父亲的面貌，他不想再见。他要走出去，远远地走去，为了将来有回来的那一天；而且走得越远，才能回来得越快。

至于忠厚的伍尚，三年没有见到父亲的面，日夜都在为父亲担心；不去郢城，父亲必死，去郢城，父亲也死。若能一见父亲死前的面，虽死亦何辞呢。子胥笨直地立在他的面前，使他沉吟了许久，最后他也择定了他的道路：

“父亲召我，我不能不去；看一看死前的父亲，我不能不去；从此你的道路那样辽远，责任那样重大，我为了引长你的道路，加重你的责任，我也不能不去。我的面前是一个死，但是穿过这个死以后，我也有一个辽远的路程，重大的责任：将来你走入荒山，走入大泽，走入人烟稠密的城市，一旦感到空虚，感到生命是烟一般缥缈，羽毛一般轻的时刻，我的死就是一个大的重量，一个沉的负担，在你身上，使你感到真实，感到生命的分量，——你还要一步步地前进”。

这时，兄弟二人，不知是二人并成一人呢，还是一人分成两个：一个要回到生他的地方去，一个要走到远方；一个去寻找死，一个去求生。二人的眼前忽然明朗，他们已经从这沉闷的城里解放出来了。谁的身内都有死，谁的身内也有生；好像弟弟将

要把哥哥的一部分带走，哥哥也要把弟弟的一部分带回。三年来患难共守愁苦相对的生活，今夜得到升华，谁也不能区分出谁是谁了。——在他们眼前，一幕一幕飘过家乡的景色：九百里的云梦泽，昼夜不息的江水，水上凌波漫步有含睇宜笑的水神；云雾从西方的山岳里飘来，从云师雨师的拥戴中显露出披荷衣，系蕙带，张孔雀盖，翡翠旒的司命。如今，在一天比一天愁苦的人民的面前，好像水神也在水上敛了步容，司命也久已不在云中显示。他们怀念着故乡的景色，故乡的神祇，伍尚要回到那里去，随着他们一起收敛起来，子胥却要走到远方，为了再回来，好把那幅已经卷起来的美丽的画图又重新展开。

不约而同，那司命神在他们心头一度出现，他们面对着他立下了誓言。这时鸡已三唱，窗外破晓了。

等到红日高升，城父的居民又在街头走动时，水井边有几个人聚谈。有人起了疑问，太子府里怎么还是那样寂静呢？

一个神经过敏，杞国归化的人说：“好像比往日更寂静了，怕是有什么不幸的事实发生吧。”

另一个自信力很强的人说：“绝对没有问题，使者一路劳顿，当然要睡点早觉。我们最好等到正午，在南门外开个大会欢迎使者。”

大家听了这话，觉得很有道理，都说，应该把当年欢迎太子建时所组织的乐队从新召集起来。一传二，二传三，都认为欢迎会是势所必然的事。午饭后，大家聚集在南门外的广场上，恭候使者。不久，派去的代表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据说太子府里不但静静地没有人声，就是辕门内停着的高车驷马也不见了。又有人跑到伍氏的私邸，也是死一般地沉寂，走到内院，只见伍尚的夫人独自守着一架织布机在哭泣。问来问去，才知道：郢城的使者

一再催促，请伍氏兄弟立即就道，兄弟两个商量了一夜，天刚亮时，伍尚就走进来对他的夫人说：

“我们要去了。你此后惟一生活的方法就是守着这架织布机，一直等到弟弟将来回来的那一天。你好好度你漫长的岁月吧！”

夫人也不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当伍尚向外走时，她泪眼模糊地只看见子胥从壁上取下来他的弓……

二 林 泽

子胥自从在无人之野，张弓布矢，吓退了楚王遣来的追人，他就日日在林莽沼泽间穿行。走得越远，路途越纷歧，人们再也无从寻索他的踪迹。子胥虽然对那个追他的人说过，“你回去告诉楚王，若不释放我的父兄，楚国就会灭亡。”但是父亲的死，哥哥的死，已经种子一般在他的身内发了芽，至于楚国什么时候才能灭亡呢，这比他眼前的世界要辽远得多。

匆匆地走着。一天，又走入一片林泽，望着草上的飞虫形成一层轻雾，他有些疲乏了。这里没有人迹，就是那胆子最小的雉鸡也安闲自得。它五步一啄，十步一饮，使行人的脚步放慢，紧张的情绪也随着和缓下来。子胥靠着一棵大树坐下，耳边听着蜜蜂和草虫的鸣声，正午的日影好像在地上停住了，时间也不再进行。他从囊里取出一些干粮，吃完后，就朦朦胧胧地睡去。睡梦中，他仿佛在这林泽里走来走去已经走了许多年，总得不到出路。正在焦躁的时刻，面前出现了一个小人，长不过四寸，穿着土黄的衣裳，戴着土黄的小帽，骑着一匹小马，他向他说：

“你不是渴望着远方吗，你想的是北方的晋，还是东方的

吴，你若是心急，我可以在一天内带你到那些地方去——”

“你这小小的人，你是什么呢？”

“我是涸泽的精灵，庆忌，你若是呼得出我的名字，可以避免一切路途上的灾害——”

精灵的话还没有说完，子胥的身子就不由自主地随着他乱转，转瞬间好像走了几千里，郑国、晋国、吴国，都在他的脑子里晃了一晃，同时又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他并没有把住了一些事物，心里的仇恨像一块顽石似地压着他，越转越累，忽然倒在地上，醒来全身是汗，四肢感到酸痛。睁开眼睛，太阳已经向西移动了许多，四寸的小人仿佛还在灌木丛中出没，定睛一看，有一个短发的年青的野人在那里采撷什么。等到他赤裸的脚从树丛里迈出来时，他的前襟向上兜起，显然是兜着一些可怜的东西。子胥欠起身，望着他向自己走近，嘴里还哼哼着简单的歌词。他走到子胥身边，用惊讶的眼光打量了子胥一番，自言自语：

“这一带草泽上，除却光彩的雉鸡，驯顺的麋鹿点缀长昼外，不常看见一个人影，你这外乡人全身灰尘，你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呢？”

子胥听他的口音里也带着郢城的土音，再看他的面容清瘦，眼光锐利，举止也文雅，不像是绝对没有教化的野人。子胥并不回答，只是反问他：“你这青年，为什么把头发剪短，离开南方的故乡，尽日在荒野里驰驱呢？”

“还是与雉鸡麋鹿同群，比与人周旋舒适得多呀！——我十几岁的时候，就遭逢楚国的变乱，眼看着今天还是一个声势赫赫的国王，率着举国之众东征西讨，明天就流离失所，死在野人的家里。后来我入了国学读书，又看着堂堂的国王霸占着已给太子娶来的秦女。他们的宫殿尽管日日增高，但是纯洁的山川却被这

些人糟蹋得一天比一天减色。我懒得和那些衣冠齐楚的人们来往了，我剪短了头发，和结婚不久的妻离开了郢城，来到这人迹罕到的林泽。年成好时，吃得也好些，年成坏时，就采些藜实回家碾成粉煮羹吃。高兴时也把这些东西，”——他用手指着他兜内的藜实——“分给雉鸡麋鹿。在这中间我却体会了许多道理。……你，看你的服装，一定是从有许多人的地方来，望有许多人的地方去。今天你经过这里，就不会起一些从未有过的感想吗？”

“我心里有父母的仇，兄弟的仇。这些仇恨是从人那里得来，我还要向人那里抛去。在这里我只觉得空虚，我的仇恨没有地方发泄，我怎能向雉鸡麋鹿吐露我的仇恨呢？”

“但愿麋鹿雉鸡能够消融了你的仇恨。”

“仇恨只能在得来的地方消融。”

两人的谈话有些格格不入了，但共同又感到有能够融会贯通的地方，无形中彼此有些依恋。最后那青年说：

“今天，你能不能暂时把仇恨和匆忙放在一边，在我的茅屋里过一个清闲的夜晚呢？”

子胥也觉得今天的路程实在也有些渺茫，倒不如就近休息一下；他问——

“贵姓尊名呢？”

“我在这里，名姓有什么用呢。当我剪短了头发，伴着年少的妻，走出郢城，望这里来时，一路上的人不知为什么称我作楚狂。”

子胥和他并着肩，缓缓地在草泽中间走去，子胥也真像是暂时忘却了仇恨，听懂了那狂人所唱的（几十年后仲尼也听过的）歌：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也；

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天下有道，圣人成焉；
天下无道，圣人生焉；
方今之世，仅免刑焉。

反来覆去的歌声，在子胥的心里搅起波纹，最后一句，更使他沉吟不置。一个扬着头唱着，一个低着头想着，转眼间，一座茅屋已经在远远的林边出现了。再走一小程，对面草径上走来一个绿衣的少妇，她一看见丈夫就喊：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今天采了许多藜实，还接来一位贵客。”少妇迎上来，又转回身，伴着两个男子走到茅屋前。楚狂忽然在屋门前看见了两行新驶过的车轮的痕迹，发了一怔：

“我们这人迹罕到的门前，今天怎么会有车轮的痕迹呢？”

“方才有一个官员，匆匆地从这里驶过，说是要赶路程，投奔宿处。”他的妻回答。

“幸亏我在外边多迟延了一些时，不然又会找出什么麻烦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门推开，子胥在屋里坐下后，他继续着说：“前些天，这里就发生过一件麻烦事，有两个从鲁国游学归来的儒者，路过这里，说是要南渡大江，去调查南蛮的生活。不幸，我被他们发现了。因为我的头发剪短了，我的眼睛有些发蓝，——其实我的眼睛又何尝发蓝，不过比他们的眼睛清明些罢了，——他们硬说我是陆浑之戎的后裔，说我是一个有价值的材料，要比一比我的头颅的大小。我分辩说，我是郢城的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信；我说，我的口音不是纯粹的郢音吗，他们却说，口音是后天的，不足为凭。眼睛是确证；剪短头发是西戎的遗风，是旁证。我一人拗不过他们二人，我的头颅的尺寸，终于

被他们量去了。这些缙绅之士真是深入民间，我也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我的妻，却觉得是奇耻大辱，因为那二人量完了我的头，临行时，彼此还毫无顾忌地一边走着一边说，这样一个聪明的女子为什么和一个戎人的后裔同居呢。”

“当时我有些愤怒，现在倒也不觉怎样，只觉得有些好笑了。”他的妻在旁边笑着说。

这夫妇两个的谈话，嘻笑中含满了辛酸，使人有天地虽大，无处容身之感。小茅屋坐东向西，门打开后，满屋都是阳光。子胥望着对面疏疏落落的几棵乔木，在这清闲洒脱的境界里，把他仇恨的重担也真像件行李似地放在一边。那少妇已经在茅檐下堆起一堆松球，提起罐子到外边取水去了；那青年把松球燃起，刹那间满屋松香，使人想到浓郁的松林在正午时候，太阳一蒸发，无边无际是神圣的香气。这对青年夫妇的生活，是子胥梦也梦想不到的，他心里有些羡慕，但他还是爱惜他自己艰苦的命运。二人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劳作着，他不由地起了许多念头：你们这样洁身自好，可是来日方长，这里就会容你们终老吗？有多少地方，雉鸡已经躲藏起来，麋鹿也敛了行迹，说不定有一天这里会开辟成畋猎的场所，到那时有多少声势赫赫的人要到这里来，你们还要跑到哪里去呢？现在既然已经有人把你当作陆浑的后裔，将来就不会有人把你当作某种贱民来驱使吗？你们尽可以内心里保持莹洁，鸛鹑不与鸱枭争食，——我却要把鸱枭射死……

子胥想到这里，看眼前只是一片美好的梦境，终于会幻灭的；自己的担子就是一瞬间也放不下来了。他想，明天一破晓，就要离开这里，看情形，郑国一定不远了。

日西沉时，那少妇端上来一大碗藜羹；子胥也把囊里的干粮取出来，三人分食。这是一顿和平的晚餐，子胥过去不曾有过，将来

也不会有。主妇显出来她的聪明和爱娇，用爽朗的言谈，款待这个不速之客。主客都像是又置身于江南的故乡，有浓碧的树林，变幻的云彩……

正在忘情尔我的时刻，远远又响来车声，主人心里想，今天真是一个多事的日子。过了片刻，果然有一辆车停在敞开的门前了。车内有人在说：

“方才从贵处经过，未敢搅扰，本想再赶一程，找一个地方投宿，但是前程既无村落，也无城廓，不知能否在这里打搅一夜？”

子胥听着，这声音是多么稔熟啊。等到车门打开，里边探出头来，是一个朋友的面貌。

“申包胥！”子胥不能信任眼前的一切了。房里的客人，车上的客人，却不期而然，惊讶地喊叫一声。

申包胥，这个聪明而意志坚强的人，四五年来，深知在王廷左近作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避免谗人的锋芒，就尽其可能地要离开郢城。所以他近来的工作都偏重在外交方面了。国内的事，他多半不闻不问。他曾经西使秦，东使齐，这次是从宋国回来，秉承楚王的意旨，以修好为名，其实是因为宋国有华氏之乱，他借这机会去侦查，侦查宋国实际的情形。

两个少年时代的朋友，几年不见，想不到在这荒野的地方相逢，彼此都恍若梦寐，感动得流出泪来。可是有这样一个贵客光临，对于主人却不是一件快意的事；这事，子胥不能负责，但因为是子胥的老友，竟好像他给招来的一般，所以主人对他也有些不满。两个朋友正在面对面不知从何说起时，主妇已经收拾起残羹，主人说完“天已暗了，我们这里没有烛火，我们要睡觉去了”这句话，夫妇二人就走入了茅屋里的另一间。